

经典战史回眸 二战系列

天降神兵

二战美国空降兵战记

李星 阎滨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天降神兵

二战美国空降兵战记

李星 阎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降神兵:二战美国空降兵战记/李星,阎滨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9

经典战史回眸·二战系列

ISBN 978-7-307-07821-5

I. 天… II. ①李… ②阎…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1939 ~ 1945)—空降作战—史料—美国 IV. E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468 号

本书原由知兵堂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

经由知兵堂出版社授权本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发行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6.75 字数: 509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821-5/E · 30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起立！挂钩！”

听到这熟悉的口令，读者们都能会心地想起本书的主角——二战美国陆军空降部队。随着《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影视剧在中国的热播，空降部队作为陆军精英部队的形象不仅得到了牢牢确立，也使美国陆军空降部队再次成为军事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将二战美国陆军空降部队空降战史向读者作一个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是写作本书的初衷。

20世纪初，航空器的发展和降落伞的进步使军事家把深邃的眼光投向了人类头顶的蓝天。很快，绽开的朵朵洁白伞花宣告了一种新型作战方式开始进入充满着血与火的人类军事宝库——这就是空降作战。在1940年的闪击西欧中，这种新型的战法让全世界大开眼界。1941年5月，随着克里特岛上数千名德国伞兵从天而降，空降作战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让德国的“绿色魔鬼”们伤痕累累的克里特之战既敲响了终结德军大规模空降时代的丧钟，也吹响了盟军组建空降部队的号角。从他们在本宁堡播下第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美国空降部队在战火中不断成长、壮大，其间他们既品尝到了失利的苦

涩，也品尝了甘甜的胜利之果。就在这个百炼成钢的淬火过程中，美国陆军空降部队也从最初的1个伞降实验排发展到后来的5个空降师，以及大批独立空降团、营，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一支“天降神兵”。这支名副其实的“天兵”不仅在规模上超越了自己的老师，在质量上也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引导了战后世界空降部队的发展潮流和方向。将这段跌宕起伏、绚烂多彩的光辉历史作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不仅可以使读者领略到这支天兵的迷人风采和空降作战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让读者了解一支新型军队和作战理念（空降作战在二战初期对各国军方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新颖性不亚于当时的装甲狂飙和现在的无人攻击机等高新项目）是如何从产生走向成熟的。

无论是在北非的沙漠，还是在西西里的群山；无论是在亚平宁半岛的海岸，还是在诺曼底的树篱；无论是在荷兰的平原，还是在德国的城镇；无论是在南太平洋的热带雨林，还是在科里吉多岛的岩崖，美国空降部队的战士们都证明他们是二战中最具备韧性与最骁勇善战的士兵中的一群。敌境上方，他们穿越高射炮火，跳出机舱；强敌环伺，

他们英勇作战，毫无惧色。他们是友军妒羡的对象，也是敌人恐惧的死神。是什么使这些年轻人组成了这样一支部队？他们是如何征召、训练，又是如何学会跳伞和作战的？他们在大战中的具体经历又如何？影视上的空降部队又是什么样子？这都是本书详加着墨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战史更是论述的重心：本书以空降作战为主线，对美军在西半球的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本土、诺曼底、法国南部、荷兰、德国和东半球的新几内亚、塔加伊塔伊、科里吉多岛、吕宋岛、日本等地的作战和服役经过分别进行了叙述，力求做到对每场空降作战都从作战背景、作战计划、作战部队、作战经过和战后评述五方面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纸上再现。对于在这段历史中起到了中心作用的“空降三杰”李奇威、泰勒、加文等一批杰出的空降部队官兵也进行了穿插描写。

当我们用后来者的眼光回望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些现在已是白发苍苍、年华老去的伞兵在当年却是风华正茂，有着自己梦想和追求的年轻小伙子。正是具有不平凡梦想并努力去实现，才使这些人聚到了空降部队这样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精英集体中。在这里，他们不仅证明了自己作为军人的价值，也在共同服役、并肩战斗中得到了每个男子汉都渴望的一件东西——弥足珍贵的手足之情。请允许我引用

莎士比亚在不朽之作《亨利五世》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从今天起直到世界末日，每逢克里斯宾节，都少不了会记起我们——我们这不多的几个人，我们这幸福的不多的几个人，我们这一帮生死与共的兄弟。因为凡是今天和我一道血洒疆场的人，都将是我的兄弟。”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任坚先生除承担了本书绝大多数的法语、意大利语词汇翻译之外，还对书稿进行了系统阅读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徐辰、杜申利、徐晓楚先生也在文章修改方面提供了鼎力相助，朱悦同学还提供了其在诺曼底地区刚刚拍摄的照片。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李 星

2005年11月1日谨记于沪上家中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空降部队的缘起	001
第二章 从公民到精锐伞兵	043
第三章 北非的试验	068
第四章 苦难西西里	086
第五章 在意大利“成长”	115
第六章 血战诺曼底	145
第七章 龙骑兵行动	213
第八章 遥远的桥	231
第九章 在纳粹的心脏	274
第十章 太平洋风暴	310
第十一章 人物小传	371
美国空降兵历史大事记	382
附录一 二战美国空降部队指挥官名录	386
附录二 空降部队的制服与装具	407
参考书目	420



第一章 美国空降部队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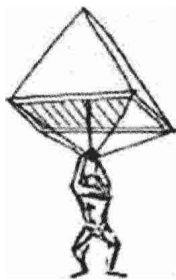
早期空降作战的发展

神兵天降的梦想，军事家古已有之，但这个设想长久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现实。早在上古时代，舜利用两个斗笠的纵身一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降落伞原理的记录。尽管《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充满了传奇色彩，却说明了2000多年前，在司马迁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就有人产生了借助伞状物延缓下降速度的朦胧意识。但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降落伞始终被视为杂技演员的道具与王公贵族们的玩物，跳伞表演也从中国逐渐传到了其他国家：1485年，意大利的达·芬奇就设计过一种屋顶式的降落伞，并在1514年提出了凡尔纳小说式的设想——士兵可以通过加农炮发射到天空，再通过这种降落伞伞降进行部署；而在17世纪的欧洲，跳伞杂技更是风行一时。在传播过程中，降落伞的材料逐渐由纸变为绸、布，形状也逐渐由圆形变为多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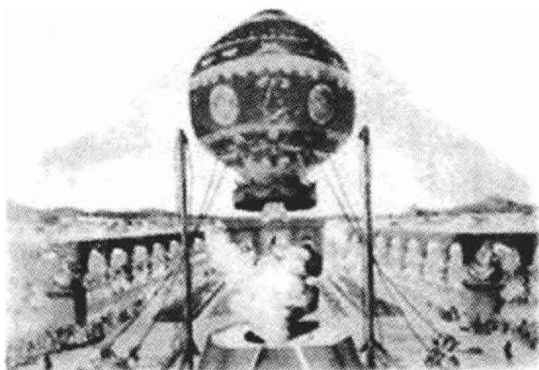
1783年，法国蒙哥尔费兄弟制造的载人热气球升空，使得人类的活动范围第一次从二维平面扩展到了三维空间。为了保障浮空者的安全，航空的先驱者们想到了杂技演员的降落伞——这也是降落伞第一次与航空结缘（降落伞parachute这个词即来自

于法文，para的意思是“避免”，而chute的意为“下降”）。1784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论证过：由于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境内处处设防，因此当主力位于前线时，如果敌方突然在后方（使用热气球）空降万名敌军，该国必然无力回救。19世纪初，当拿破仑雄心勃勃地企图踏上英伦三岛时，一名法国爱国者在他的小册子里大胆提出：为了避开强大的皇家海军，除去开挖英法海底隧道外，还要使用热气球运送法军士兵越过英吉利海峡。尽管在当时，热气球的运载量与空中方向控制都完全不可能满足实战要求（现在也一样），但这至少可以看出，通过空中机动方式运送部队的想法很早就已经产生了。1899年4月，当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冯·施里芬元帅第一次看到热气球跳伞表演时，这名眼光锐利的军事家就表示：这种跳伞的方式能够对敌方进行完全的奇袭。

随着热气球技术的逐渐进步，它开始在



■（左）达·芬奇在1485年所绘降落伞手稿，在2000年有人对此进行了试制，并通过实践证明了该设计的成功。



■（右）1783年，法国蒙哥尔费兄弟制造的载人热气球在巴黎升空。

美国南北战争和一些小规模殖民战争中被当作侦察的辅助手段使用。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天空渐渐传来陌生的发动机的轰鸣，降落伞自然而然地被装上了飞机。1910年出现了折叠后放置在机舱里面的降落伞，以便飞行人员在失事时逃生；1912年2月28日，美国人阿尔伯特·伯瑞首次从一架飞行中的飞机上跳伞(降落伞包固定在机身上，非自由落体式跳伞)。到了1914年，降落伞又被配发给轰炸机空勤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战斗机飞行员最早装备了降落伞，这也让他们的协约国对手十分眼热，开战时协约国高层生怕降落伞会导致飞行员一有问题就放弃飞机，因此没有配发。不过由于当时的飞机主要是轻质材料制成，加之速度不高，紧急情况下迫降生还的可能性比现代飞机高得多。一般来说，关掉发动机后在典型的法国田野里迫降，滑行距离不会超过50米。1919年4月

28日，美国人莱斯里·L·欧文第一次进行了自由落体式跳伞，这也是第一次使用固定开伞索开伞的跳伞。欧文的发明奠定了军用降落伞的基础，到20世纪40年代有40多个国家的军队在使用欧文式降落伞，其后继改进型一直使用到今天。

当时，空降作战的两项技术要素：飞机与降落伞已经都产生了。但当时专门的运输机尚未出现，加之西线的战事为单调的堑壕战术所统治，因此最早的空降作战形式都是规模与作用极其有限的侦察、破坏袭扰行动。空降人员在进行跳伞前，都必须先从舱门爬到机翼上，然后从机翼跳伞。世界上第一次空降作战很可能是德国人进行的：1916年10月14日，2名德国人在俄军战线后方80公里的罗夫诺伞降，在完成了破坏铁路的任务后被飞机接走。法军在1916年，意军和英军在1918年也组织了相似的作战行动。

这些空降作战的雏形虽然对战局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显示出来的巨大潜力却像火花一样点燃了军事家的灵感。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要组织“飞行队”去敌后进行破坏，美国远征军的航空兵顾问威廉·P. “比利”米切尔上校更是产生了组建空降部队进行空降作战的想法。1918年10月17日，也就是距离停战还有25天的时候，他向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J.潘兴将军提交了一份计划，提出在不久的将来，使用手头所有的轰炸机(60个中队，约1200架汉德利·佩奇、卡普罗尼与德哈维兰式轰炸机，每架装载2挺机枪与10



■ 莱斯里·L·欧文，他发明并亲身试验的欧文式降落伞使真正的伞降作战成为可能。

个人),把美第1步兵师的12000名官兵集中伞降到德军战线后方一个指定目标区,轰炸机还将承担起后续的空投补给任务。数百架战斗机将在运输过程中提供护航,并通过地对地扫射来阻止敌军向此地开来,从而使第1步兵师的官兵能有时间构筑防线,在敌后方建立一个坚固的支撑点。与此同时,在战线正面使用美军主力发起一次进攻,在突破敌防御后与第1步兵师会师。米切尔表示,只要在敌后作战的部队能得到2400挺机枪里的1/10,就能获胜。出乎米切尔本人意料的是,尽管骑兵出身的潘兴将军表示他最关心的是掌握美国远征军上空的制空权,但还是批准了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计划。米切尔随后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与他的副手刘易斯·H.布里尔顿(Lewis H. Brereton,后来成为二战中美国陆军空降兵的司令官)少校一起拟定了1919年春在堡垒密布的法国梅斯附近发起一次大规模空降作战的计划。



布里尔顿把所有航程可以抵达梅斯的机场列表并计算出了每个机场可以容纳飞机的数量。但他很快发现问题越来越多:除去需要12000顶降落伞这个问题不说(由于空投补给物资的需要,实际上动用的降落伞

数目会更多),如何训练12000名官兵使用它们也是个大难题,更不用说当时采取的跳伞方式是极其危险、难以掌握的爬舱式。另外又如何用降落伞空投机枪,并把它们送到部队手中?轰炸机将从数十个机场同时起飞,编队问题如何解决?如何保证在补给时的地空联络?特别是这种10人战斗小组等于是把第1步兵师的全部编制都彻底打乱,如何指挥和控制这样一种全新方式编制的部队?

对米切尔个人不幸,对第一步兵师却是大幸的是,在这个超前的空降计划实施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不过,即使停战协定能够推迟半年签署,这场空降作战也很有可能变成一场闹剧:在空降作战理论尚未产生和空降作战的诸技术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匆忙进行师级规模的空降作战,拔苗助长的味道未免太浓了——后来的美国空降部队从1940年开始发展,经过多次失败与摸索,一直到诺曼底战役才进行师级规模的空降作战!空降作战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作战形式,需要解决的问题牵扯到各个层面,飞机加上经过伞降训练的步兵并不等于是空降作战!尽管如此,米切尔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进行空降作战的人。1922年美国公布了该计划,计划中对空降部队的编制、训练和空降作战的实施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用航空业的飞速发展和出于对未来战争形式的探索,各主要军事强国大多对空降作战这一新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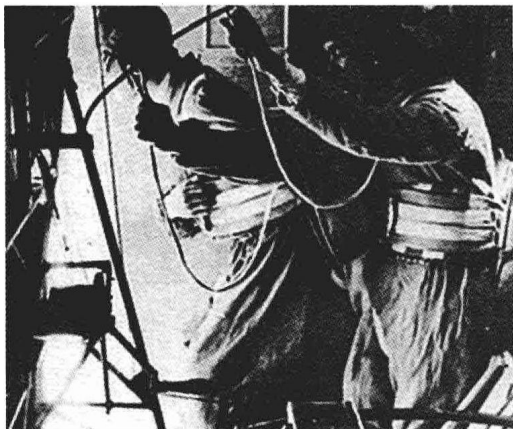
■ 后人根据梅斯计划设想的第1“空降”师师徽。

物进行了试验。意大利早在1927年就在米兰附近组织过9人规模的伞兵跳伞演习，1929年又在北非组织过数次大型的伞降，运输机部队也因此积累了经验，但未能形成系统的空降作战理论。使意大利人的努力相形见绌的是苏联在此方面的进展：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大力倡导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对空降作战十分重视，苏联红军自从1930年8月2日在沃罗涅日进行了第一次10人规模的正式跳伞以来，1935年9月的基辅演习中红军已经能够进行1000人规模以上的跳伞，而到了1936年9月的莫斯科军事演习时，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5000人。随后空降作战的火炬在欧洲各国手上传递：法国空军在1937年4月正式组建了名叫“空中步兵”的伞兵部队；德国陆军与空军也分别在1936年和1937年各自组建了自己的伞兵部队；意大利的巴尔博元帅则于1938年在利比亚组建了意大利第一个伞兵单位——“空中步兵第1团”。在二战前，波兰、捷克和日本等国也都对伞兵进行了试验。

但此时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空降部队”正在大行其道——空运部队。早在1927年，意大利就首创了使用民航机把1个步兵团从罗马运到阿尔巴尼亚的纪录；1931年，美军在“半球演习”中把1个炮兵连从巴拿马运河的一端空运到了另外一端；1932年，英军把1个全副武装的步兵营从埃及运到了伊拉克。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过程中，第21“萨丁”掷弹兵师3团团部和第

1、2营从塔兰托起飞，首创了直接在敌方控制的地拉那机场上着陆的记录（尽管阿尔巴尼亚方面没有进行抵抗）。这种在机场着陆，通过飞机运输快速机动的空运部队在后来发展为德军的第22空运师与意军的第80“拉斯佩齐亚”空运师。

这种空运部队尽管能够越过地面河川甚至是敌军部队，已远远超出摩托化运输方式的速度机动，但由于与生俱来的不足（得到预警的敌方只需要在有限的几个机场设防；作战缺乏弹性，过于依赖伞兵对机场的夺取，而一旦夺取行动遇到困难都将严重延误尔后的计划；大规模的空运作业能否顺利进行除去敌情因素外，还要受到机场规模、跑道质量、机场的周边设施等很难由战斗部队控制的因素的影响，更不用说瞬息万变的战斗中还会产生其他对空运不利的因素），并不适合用于进攻（苏联在1968年空运部队进入布拉



■ 意大利的利比亚伞兵正在跳伞。一开始殖民地部队士兵对跳伞十分恐惧，甚至要上演用刺刀赶着他们上飞机的闹剧，但熟悉了跳伞后，这些士兵的表现十分优异。

格是在捷方未进行抵抗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空运部队多为一个全部装备均可空运并经过快速上下机训练的轻步兵部队，与一般步兵部队相比并无多少特殊性，一旦需要一般的步兵部队完全可以承担起相同的角色。因此这种特殊部队随着主要鼓吹者——德国停止了大规模的空降作战，也就逐渐从空降作战的历史长河中消逝了。

此外，另外一种空降新领域——滑翔机机降^①也被开辟出来。1891年，德国著名航空先驱奥托·李林塔尔 (Otto Lilienthal) 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固定翼滑翔机，使人们认识到没有发动机的航空器在只依靠重力与风力的情况下也能飞行。在两次大战之间，民用滑翔机运动得到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苏联和德国，政府出于储备航空人才的考虑，对滑翔机运动持鼓励态度，滑翔机俱乐部性质的组织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滑翔机由于具有降落



■ 俄罗斯梁赞高等空降指挥学校博物馆里的历史画，反映了1935年苏联空降兵的基辅演习情景。

时无声无息、载重量大、能在指定地点作较精确的着陆和把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成建制地送入战场等军事潜力，尤其适合小规模特种作战，受到了苏联人与德国人的青睐。尽管滑翔机在二战后逐渐退出了空降部队，但另外一种机降却成了它的后继者，这就是直升机机降。直升机除了在静音性与经济性方面不及滑翔机外，在机动性、操纵性、载重量、战斗力、反复突击能力等方面都远远胜过了自己的先辈。

^① 目前军事书刊上对于“机降”的称呼较为混乱，往往有滑翔机机降、直升机机降与乘坐运输机在机场着陆三种解释。二战时期，空降作战方式可以分为降落伞伞降和滑翔机机降。使用运输机进行空运由于在部队训练和作战方式上与通常的伞降、机降方式相差甚大，仅仅是另外一种快速机动部队的方法而已。因此为了与真正的空降作战区分开，本书中涉及运输机空运的内容一律称之为“空运”，“机降”则是特指滑翔机机降。在二战后，由于滑翔机被直升机取代，机降则特指直升机机降。

美军的探索

不过在最早产生组建空降部队思想的美军，在一战后甚嚣尘上的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气氛中，伞降的理念却似乎和米切尔计划一起被尘封了。除去美军在1928年4月28日在德克萨斯州的凯利机场伞降了一个机枪组和1932年在特拉华州杜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伞降了一个步兵分队外，二战前的美军空降部队始终未能得到和欧洲国家一样的发展，也一直没有组建此类性质的部队。

1939年9月1日，乔治·C.马歇尔将军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这位被誉为美军“胜利缔造者”的将军思维开阔，对空降作战的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38年和1939年，陆军驻外武官纷纷向国内报告了欧洲各强国在组建空降部队方面的巨大进展，进一步加强了马歇尔对空降作战的关注。1939年4月，他就命令手下的作训军官R·M.贝克少将向步兵局局长乔治·A.林奇少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他对组建、训练和试验一支小型的空中步兵分队的必要性这一课题作研究，以决定陆军中是否应当有这种部队。这份备忘录同时还表示，这种类型部队的作战角色是：经飞机伞降后以小分队的形式占领敌后一个小而重要的目标——如一个机场，随即大部队经空运在机场着陆。这种空中步兵编制较小，而且是轻步兵。他们的训练科目将包括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伞降练习、爆破和安全守备，备忘录在最后要求这个研究能够

毫不延迟地立即进行。这种伞降加空运的作战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空降作战的思想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空降兵视为突击队式的小规模武装，在敌后空降夺取要地（如桥梁）；另外一种是使用伞兵夺取机场，为后续的一般步兵部队空运占据一个空头堡，由随后跟进的空运部队承担大规模的野战任务。美国空降部队在刚起步时在作战目的、使用原则方面也难免深受当时流行观点的影响。

5天后，林奇就把一份长报告交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报告中概述了法国与苏联在军事演习中对空降部队的使用情况，美军在使用飞机运送物资、士兵和火炮方面的潜力，以及1934年在本宁堡的试验中已经证明1个完整的步兵营连同装备可以经一昼夜就空运到遥远的距离之外的事实。在报告的结尾，林奇建议再进行进一步的试验，以确定这个计划是可行还是不可行。这份报告打破了原先在军官团里面普遍的一种观点：即空降部队都是小编制的袭击队，只执行“打了就跑”的破坏任务。

7个月后，林奇才听到了陆军参谋部对这份报告的答复。马歇尔把这份报告转给了陆军航空兵副参谋长亨利·H.“哈普”阿诺德，后者又把报告转给了位于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机场的航空兵战术学校校长沃尔特·维沃上校。维沃上校代表陆军航空兵的答复如下：“我建议在航空兵内部组建一支与海军中的海军陆战队地位类似的部队。这支部

队的任务如下：操作高射武器……以保卫机场；维持机场的秩序；为机场和支援中心提供保卫；执行军事礼仪任务；守卫监狱；保卫在邻近迫降的飞机；按照从飞机上伞降作战的要求组织和编制这支部队。据信，在航空兵内部编制这样一支部队是完全必要的。这样一支部队将像现在的宪兵那样，出现在我们大多数大航空站。这支部队的名称，建议叫作‘空中掷弹兵’或者‘航空兵掷弹兵’。”

但航空兵内部的卡尔·斯帕茨中校不赞同这个设想。他写信给航空计划处，并向阿诺德将军报告：航空兵现在有比“空中步兵”更重要的计划需要实施，而且无论如何，航空兵也没有多余的运输机可以投入这个计划。阿诺德将军对这个观点表示认可，并且把斯帕茨的报告转给了马歇尔，马歇尔也暂时站在了斯帕茨这一边——很简单，此时的美军刚刚走上扩军之路，迅速建设起一支能够足以保卫国家的军队才是头等大事，其余的新计划都必须为此让路。随后“空中步兵”计划一直处于冷藏状态，直到1940年1月，阿诺德向马歇尔报告现在他已经可以为这个计划抽出一部分运输机时，情况才出现了转机。马歇尔随后指令林奇给予“空中步兵”计划最高优先权，并全面负责这个计划。

林奇立即把这个计划交给了自己手下最能干的军官之一——威廉·C.李少校负责。对李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飞机和

降落伞。他与航空兵联系，要求航空兵提供飞机、用固定开伞索打开的降落伞，并要求借调2名叠伞员和2名经验丰富的跳伞员，以及一些正在本宁堡接受步兵委员会试验的伞具。3周内，航空兵将李要的飞机、人员和装备送到了本宁堡的罗森机场。到1940年5月，在俄亥俄州莱特机场的航空兵测试中心研制出了T-4伞具。该伞具由固定开伞索打开，平时装入背包，主伞直径为8.5米（28英尺），并带有一个由手拉打开的小型备用伞。到1940年6月，步兵委员会已经作好了进行真人跳伞的测试准备。而就在这时，德军在闪击低地国家与法国时，其空降作战的威力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震撼（之前对挪威和丹麦的进攻中伞兵作战规模大多不超出连级，未在全世界军界产生很大反响），这大大刺激了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空降部队的发展。

1940年夏天的时候，马歇尔还没有决定将伞兵划归哪个部门。工兵局局长尤金·先尼少将认为伞兵应当收归自己旗下，因为他认为伞兵需要经过系统的爆破训练；陆军航空兵首脑阿诺德认为，既然伞兵要依赖飞机前往自己的目标，那么自然应该归属航空兵；林奇则认为，伞兵属于步兵的一种，这简直是天经地义的。林奇对其他兵种想要“盗取”空降部队控制权的行径大为光火，要求马歇尔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三个兵种的首脑在总参谋长的办公室里见面了。阿诺德和先尼先后发言，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接下来是林奇发言，他论证道：“一旦

双腿落地，伞兵就变成了一个步兵，而且像步兵一样进行战斗。”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观点，他补充说1个伞降试验排已经在本宁堡进行训练了，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应当由步兵来负责空降部队的进一步发展，本宁堡也应当成为未来伞兵训练的摇篮。

马歇尔正如他平时一样，平静地听完了三位将军的陈述。随后他说道：“先生们，你们都在为你们的兵种要控制正在本宁堡进行的特别计划方面，表述了自己可信的意见。我想要你们知道，我们现在事实上正在朝着组建1个伞兵营的计划努力。在几周内，第一个伞兵营即将诞生。我决定把这个营的编制与扩展权交给本宁堡的步兵控制。谢谢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于是，参谋长的话一锤定

音，美国伞兵部队从此成为步兵的一部分，既没有像许多国家一样成为独立的兵种，也没有归属空军（或陆航）掌管。尽管后来不甘心的陆航和工兵又作过把伞兵纳入自己部门的努力，但都没成功。这种把空降兵视为一种“会跳伞的步兵”的观点也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战后先进国家的军队里，伞降将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一种资格，而非一个独立兵种的特征。

1940年7月1日，在本宁堡组建了第一个伞降试验排。在志愿加入的30名军官中，有2名均来自驻本宁堡的第29步兵团，而且均为西点1936届毕业生的军官注定要在美国空降部队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是威廉·T·里德中尉和威廉·P·亚伯勒中尉，他们也是好友。里德早在林奇少将决定成立伞降试验排之前很久，就对伞兵与空降有着特别的兴趣。他对苏联和德国的空降部队使用进行过研究，并观察过本宁堡进行的空投物资试验。总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方面的一切知识，并向步兵委员会提交了许多有关使用空降部队进行作战的报告。

等到这些申请的军官参加步兵委员会举行的考试时，里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答卷，比其他人提前1个小时出了考场。很快，他就被任命为这个伞降试验排的排长。里德在参加了北非与西西里之战后，转调太平洋，成为麦克阿瑟将军的空降顾问，其余的人都被淘汰了，这是由于伞降训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只允许一名军官志愿参加。但他



■ 欧文空中伞有限公司在二战时期的产品海报。

的朋友亚伯勒没能参加考试：在考试举行前，亚伯勒被调往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营。

此外，还有来自第29步兵团的200名士兵志愿加入这个试验排。和飞行员一样，试验排的成员在训练时每月都能收到30美元的飞行津贴。很快，里德就挑出了48人，并把这个排划分为4个班，每班12人。这个排的士兵从本宁堡的营房里面搬了出来，搬进了罗森机场附近的帐篷营，开始接受每日的大运动量体能适应性训练，包括3英里（4.8公里）跑步、柔韧运动、翻跟斗和徒手格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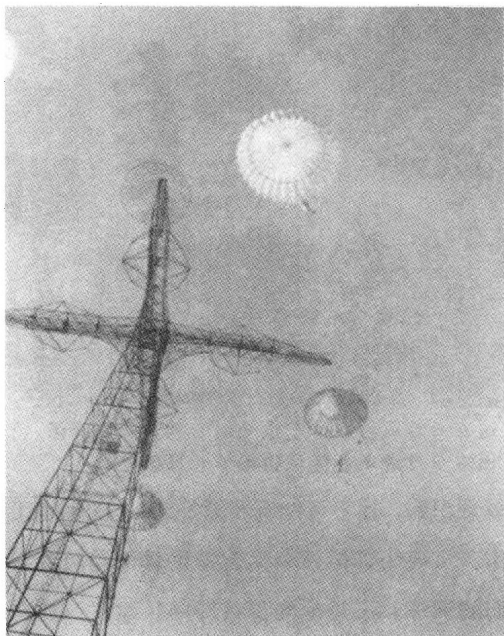
7月，这个排来到新泽西州狄克西堡附近的马格勒机场。李少校很快在狄克西堡不远的海茨顿发现了两座45米（150英尺）高，和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使用过的十分相似的跳伞塔。这是由安全降落伞公司建造的。很快，李就为这个试验排争取到了使用这两座塔的资金和授权。一座塔上方伸出的铁臂上各有一条垂直的钢索，可以挂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另外一座塔上则没有钢索，允许使用者可以顺着风力从上面自由跳伞。每个伞兵的降落伞上都装上了一个可以挂在钢索上的大金属环，轮流从塔上跳下。后来，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莱德拜特建筑公司又在本宁堡建造了一批45米高的跳伞塔，供未来的伞兵训练之用。伞兵训练的过程也是试验服装和新型装备的过程，在一开始，由于没有专门的伞兵钢盔，他们使用的是棒球盔。

8月16日，当全排首次进行从飞机上跳伞的训练时，里德成为美军历史上首次从飞机上伞降的军官，而紧随其后伞降的威廉·N·金成为第一名从飞机上伞降的美军士兵。

当试验排在海茨顿进行为期10天的训练时，林奇将军对他们来了一次突然袭击式的访问。尽管老将军已经年过六旬（次年就退休了），他仍然坚持跳了一次伞，在全排的鼓掌与欢呼声中安全落地，并且获得了对伞降的第一手体验。训练结束后，试验排回到了本宁堡，进行最后阶段的训练。到第6周时，这个排已经在体能上完全达标，而且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在塔格·威尔逊带来的4人小组的指导下，他们学会了自己叠伞——这在此后的大战岁月中，成为了所有伞兵的必修课。

1940年8月29日，伞降试验排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跳伞。这次跳伞被安排为全排从3架飞机上集体伞降。落地后，这个排还要使用和他们分开打包伞降的武器、弹药与装备去攻克一个“敌军”目标。此时的美军高层已经从横扫西欧的德军伞兵作战中看到了空降作战的巨大威力，一批大员到场亲自观看：首先飞来的是在李少校陪同下的步兵局长林奇，第二架飞机上走下的除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外，还有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陆军的军职和文职最高领导都亲自驾临观看一场排级演习，美国陆军对这一全新作战形式寄予的厚望可见一斑。

跳伞很快就结束了，只有两处出了小纰



■ 数名新兵正从训练塔上跳下来。

漏：首先是一名伞兵遭遇了“梅西”（Mac West是伞兵的俚语，即伞绳从主伞的上面越过，把主伞表面勒成了2个大包），不得不使用备用伞着陆；接着另一名伞兵遭遇了一股上升气流，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这些大员的头上掠过，最后落在了伞降场的边缘，在一座飞机库顶上着陆，不得不用梯子把他救了下来。里德后来意外地听见，一些来访的南美国军官对看见美国伞兵能够精确地在建筑物顶上着陆，而感到极为震撼。

伞降之后的进攻演习也像平时训练一样得到了精确的执行。伞兵们迅速地完成了所有的科目：收集起武器和装备，勇猛地对目标发起了进攻。试验排的表现给了到场嘉宾深刻的印象，随后马歇尔将军在午餐时对全排官兵表示：陆军即将组建一个完整的伞兵

营，而你们在该营的训练方面将承担主要角色。不过此时，是否有编组空降师甚至空降军的必要，这一前景仍然不明朗。

李奇威在多年以后表示，空降部队的所有人，不论是伞兵还是机降步兵，都应当对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表示感谢，正是他们两人很早并长期支持空降部队的发展，使它能够在二战中的亚欧两洲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并一直延续到其后的朝鲜、越南、格林纳达和巴拿马。

在圆满地完成了战术示范演习后，这个排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在詹姆斯·A.巴塞特（西点1938届毕业生，1940年7月11日加入该排，担任副排长）少尉的率领下，前往卡努特机场接受有关降落伞保养和叠伞方面的高阶训练；另一部分则在里德的率领下，继续留在本宁堡，承担起两个任务：其一，筹建跳伞学校；其二，充当陆军第一个伞兵营的核心。当巴塞特经过7周多的训练后回到本宁堡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试验排的4个帐篷已经变成了一座帐篷城，而建筑工人还在附近加班加点地赶制二战时标准式样的木制兵营。很快他就得知，正有大量的官兵志愿要求加入这个即将成立的伞兵营——第501伞兵营。

1940年9月16日，步兵局下达了在本宁堡组建陆军第1伞兵营的命令，但26日下发的命令又把这个番号修正为第501伞兵营。改名的原因是海军陆战队也在编制伞兵营，而且该营的番号也叫第1伞兵营。为了避免番号“撞